

# 六祖圖像與壇經版本

以松苑精華

● 陳清香

有關六祖的圖像，大約自宋代以後，逐漸登場。由於禪法興盛，為了追溯源流，尋根念祖，以建立法統，遂流行圖畫祖師肖像，稱之為頂相。頂像畫被表現得最普遍者，是為自天竺東來的初祖菩提達摩，其次便是六祖惠能，另有自初祖以下六代祖師的頂相，或生平弘法事蹟廣傳者。本刊上期所介紹的梁楷畫六祖破經圖、六祖截竹圖，便屬事蹟。相類似的題材與畫風者，尚有直翁的「六祖挾擔圖」，畫中以淡墨簡筆，勾勒出六祖綁著頭巾，擔著長竿，率性、自然的形影，畫上端有偃溪黃聞的題讚曰：

住冷泉            黃聞 贊  
知柴落在誰家  
心知應無所住  
目前歸路無差  
擔子全肩荷負（見插圖一）



全圖構圖簡潔，題款書法瀟灑，立意充滿了禪趣。

到了明代，浙派大師戴進曾畫「達摩六代祖師像卷」，為絹本設色畫，縱33.8公分，橫219.5公分，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畫中呈現橫長卷軸式的水墨畫，自右至左分別畫出初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等六組人物群。每組人物群之間，各以岩石、瀑布、泉水、小徑、蒼松、翠柏、雲霧等相連，以營運出深具禪定、超然物外，而又能導化眾生、破迷啟悟的祖師風範。

其中第六組為六祖，六祖坐在木製靠背扶手墊腳的高廣



禪椅上，身左旁為兩棵碩壯高古的巨大松樹，冷硬的枯枝橫伸倒立於山澗間。六祖面容為高額突頂，長眉瞠目，身上斜披水田衣，偏袒右肩及右臂。身前一位頭戴斗笠，肩披肩巾，身著長袍的行者，正向前請益佛法。

六祖身之右側地上有兩位小童，一坐地，正起灶燒材，一站立，雙手正打水桶添水，二童造形天真，饒有生活趣味感。畫幅上端暈染出遠處山巒起伏，平添無限深遠空間。



通幅人物造形精確，個性鮮明，衣紋以鐵線描與蘭葉描勾勒而成，清新暢達，是繼承了唐宋以下工整細緻的人物畫風，古樸而韻味無窮。

本幅下款署「西湖靜庵普順居士寫」，尾端有祝允明、唐寅、曹勛、曹溶的題詞，其中唐寅長題六祖事蹟，格外受矚目。

有關六祖壇經的版本，上期本欄曾舉出今日最流行的是元代至元二十八年改編的宗寶本，也就是將全書分成行由品等十品者，此版本流行了七百餘年，但卻不是最古老最接近六祖時代者。因此最近學界又開始討論壇經的版本，進而主張應以最接近惠能時代的本子來取代宗寶本。

壇經在二十世紀以前，便有唐代的敦煌本、宋代的惠昕本和契嵩本、元代的德異本與宗寶本。其中惠昕本在日本又有興聖寺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金山天寧寺本之分。但在二十世紀之後，便又發現了兩種敦煌寫本的壇經，其內容卻有很大的差異。

敦煌寫本的壇經，最早是日本的矢吹慶輝教授於一九二三年，二度到大英博物館所發現的，原件原藏敦煌石室，斯坦因（A. Stein）於一九〇七年前後赴敦煌時，自道士王圓籙手中取得，編號S-5475號，因此便稱為敦煌本。

其次有：任子宜先生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在敦煌千佛山上寺又發現壇經寫本，一九四七年向達曾撰文介紹此本。一九八六年北京周紹良教授更發現藏在敦煌市博物館，編號為077號的寫本，此本字跡較為工整清晰，通稱敦博本。

北京的楊曾文教授曾將敦煌本與敦博本作了一番仔細的校對，發現後者的優點，除了字跡工整外，並有三行六十八字，是前者所漏寫的。楊教授的校對稿於一九九三年以「敦博本壇經及其學術價值」為題，正式出版。

其後台灣的林光明先生將楊教授的敦博本校稿文譯成英文，歷經十年的歲月，終於編集成冊，並於二〇〇四年出版。而曾經多次獲得慧炬獎學金的黃連忠教授也完成《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一書。並於二〇〇六年五月八日出版。

黃教授緊接著於同年同月的十四日在現代佛教學會所舉辦的「佛教史與佛教藝術：明復法師圓寂一週年紀念研討會」上，宣讀了大作「敦博本六祖壇經文獻學考察及其學術價值的再衡定」一文，文中指出楊曾文教授大作的四項成果，肯定其金石不朽之功，但也指出四項猶待檢討之處，尤其指出楊曾文計算敦博本全文的字數與實際有出入，所謂「漏抄三行68字」之說，事實上應為「五段98字」。

黃教授又總結潘重規、榮新江、鄧文寬等諸教授對壇經的看法，而提出敦博本的學術價值數點，特別認為敦博本壇經保存壇經早期的結構，而非如宋元以下的惠昕本、宗寶本等，是經改動與增修，乖離原來旨意的。例如惠能作的偈子在惠昕本、宗寶本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但敦博本卻作「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以禪學思想的精確性，敦博本的用字遣詞，是較接近惠能思想的原貌。

但敦煌本或敦博本，未問世以前，宗寶本確是一枝獨秀的。如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埔里中台禪寺所舉辦的佛教文物展中，有一件高198公分寬70公分深18公分，以「金剛經碑」為題的高大石碑，也赫然的聳立在展覽室內。此碑碑額半圓形，額首刻雙龍纏繞圖雙幅，碑額正中陽面刻「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碑身刻金剛經文，碑陰額首為線刻佛說法圖，碑身刻了十四行「六祖壇經」經文，自首行「童子引[至偈前禮拜……」起，第四行曰：

言惠能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末行曰：

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



此碑的書法字體相當工整秀麗，但很明顯的，經文是以宗寶本為版本的經文內容，而不是敦煌本或敦博本的經文。此亦可證明宗寶本確實是流行了至少七百年之久。

若再細細比對敦博本與宗寶本的內容，不難發現其中的差異，確實不小。敦博本全本字數為11,811字，由於日本鈴木大拙曾於一九三四年出版其校對的敦煌本壇經並將之分段為五十七節，敦博本亦襲用之。而宗寶本卻長達20,024字，被分段為十品。敦博本的內容主題，大約鎖定在「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與「授無相戒」兩點上，此二點惠昕本是有保留，但契嵩本卻無「授無相戒」的情節，但保留「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的文字。但到了元代的宗寶本則兩個主題全然不見，可知宗寶本確實是較遠離六祖的思想。

不過敦博本與宗寶本經義相同者仍多，如依敦博本第二十八節「持金剛經即見性入般若三昧」，經文曰：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心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須修般若波羅密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此是最上乘法，為大智上根人說；小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於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悉皆蒙潤。諸水眾流，卻入大海，海納眾水，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

「小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沃，速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

此段經文亦載於宗寶本的般若品中，只是文字



有所出入。封底所載，為吳仁華根據此段經文意涵所創作的數位繪畫，以表大智上根之人聽聞金剛經，很快便見性悟道，深入般若三昧。就如下大雨時，大根大樹，蒙受滋潤一般。但小根小草，大雨一沖刷，只會被沖倒，就如小根器的人，聽聞經語，並不能增長一般。畫中取景為景美溪畔，常聞梵音宣流，饒有禪意。

又如敦博本第四十三節經文曰：「智常問和尚曰：佛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為教示。惠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離，但離法相，作無所得，是最上乘。最上乘是最上行義，不在口誦，汝須自修，莫問吾也。」

這段經文的意涵，同樣的也以有所出入的文字，登錄於宗寶本的第七機緣品中。

惠能大師解說了智常的問題，依人的根器分四等，佛法也有四乘，四乘就如同四種交通工具，從凡夫的境地，載乘著，經先後不同的時間，而到達佛的境地。

本期封面吳仁華所畫的「佛說三乘法」，取景於臺北街頭的三種交通工具。第一種是只能載自己，最多再載一人的機車，是為小乘。坐上了機車，就如開始見聞讀誦金剛經，雖然速度有限，但畢竟是搭上了車，即搭上了學佛的車。第二種交通工具即轎車或計程車，其安全性與方便性，比之機車更高一籌，是為中乘，搭上了就如對金剛經加以解讀研究，以了悟經中的意涵。第三種交通工具即捷運，載運人數眾多，快速、便捷，是為大乘，了悟經中的意涵後，能依法修行，便能蒙受法益。而大乘之上，尚有「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離，但離法相，作無所得」的最上乘。雖然封面圖中，沒有表現出來，但大家都知道臺北的最上乘交通工具便是高鐵或飛機。

畫中的三種交通工具，三種造形，寫實而親切，寓意三乘人的修持法，各受法益，樂在其中。二十一世紀的臺北人，到處都有小中大三乘法味可嘗，到處都有小中大三乘車可搭，真福報深厚，宜多珍惜。㊦